



晏殊词集

谒金门 秋露坠 滴尽楚兰红泪
人貌老子前岁 风月宛然无异 座有佳人
眸子海 晏殊 才长圆
阵子会面难 此情可问天 埋怨到明更自疑
绝意 谈晏殊词集 李媛 具有桂
针楼上曾逢 罗裙香露玉钗风 朝霞眉心绿
随春远 行云终与谁同 酒醒长恨锦屏空 相寻梦里路
初见 宋 莫教夕醉 破
羞脸粉生红 流水便
张草纲 导读

[宋]晏殊著

[宋]晏幾道著

张草纲 导读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222.844
72



[宋] 晏殊 著

[宋] 晏幾道 著

张草纫 导读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晏殊词集·晏幾道词集/(宋)晏殊著, (宋)晏幾道著;
张草幼导读.一上海: 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0.7

ISBN 978-7-5325-5646-5

I .①晏…②晏… II .①晏…②晏…③张… III .①宋词—选集
IV .①I222.8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128116号

晏殊词集·晏幾道词集

[宋] 晏殊著 张草幼 导读
[宋] 晏幾道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发行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制版印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889×1194 1/36

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180,000

印数 1-6,300

版次 2010年7月第1版

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5-5646-5/I · 2225

定价 18.00元

导 读

张草纫

二晏，是指宋代的两位大词人晏殊和他的儿子晏幾道。晏殊的词集名《珠玉词》，晏幾道的词集名《小山词》，合称“二晏词”。他们两人的词不仅在宋代名震一时，就是在整个词史上也占有很重要的地位。晏殊甚至被后世评论者推为北宋倚声家初祖，而晏幾道的成就更在其父之上。论者以为他精力尤胜，措词之妙，一时独步。

晏殊（991—1055），字同叔，谥元献，抚州临川（今江西省抚州）人。生于宋太宗淳化二年（991）。父亲晏固是抚州府的狱吏。晏殊幼时聪颖过人，七岁就能写文章，乡里号为神童。十四岁时，原丞相张知白到抚州来巡视，把他荐举给朝廷。经过廷试，赐予他同进士出身，并任命他当秘书省正字的官职。当时晏殊还只

有十五岁，就进入了仕途。后来又升为集贤校理、太常寺奉礼郎，入史馆。

晏殊在史馆任职时，天下太平无事，朝廷准许臣僚到市楼酒肆去寻欢作乐或设帐宴游。晏殊由于家境比较贫寒，没有财力作高消费的游乐，常留在家中与弟弟讲习诗文。这时真宗帝正要为东宫太子选配官员，就选中了他，并向他说明选中的原因。晏殊回答说：我不是不喜欢游乐，只是由于贫穷，才没有去。如果我有钱，我也会去游玩的。真宗帝对于他能够说实话也很满意，因此任命他为太子舍人，知制诰。太子舍人是太子宫中与太子十分亲近的属官，这为他日后的升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那时晏殊年二十八岁。晏殊对真宗说他也会去游玩，倒确实是实话。因为在《珠玉词》中还保存着描写他当年参与宴游的词，如《迎春乐》：

“当此际，青楼临大道。幽会处、两情多少。”《诉衷情》：“东城南陌下，逢着意中人。回绣袂，展香茵。叙情亲。”

公元1022年晏殊三十二岁时，真宗驾崩。太子继位为仁宗皇帝，才十二岁。真宗遗诏，由刘太后权听军国事，也就是由刘太后垂帘听政。由于晏殊是东宫旧人，他的职位不断迁升，由翰林学士、礼部侍郎，至枢密副使（掌管军事的副丞相）。

仁宗天圣三年（1025），在晏殊三十五岁时，由于上疏论张耆不宜为枢密使，触犯了刘太后。因为刘太后微寒时曾住在张耆家中，由张耆介绍给当时还是太子的真宗，后来真宗即位，刘氏就成了皇后。所以张耆是有恩于刘太后的，是刘太后所宠信的人。刘太后对

晏殊的参奏很恼怒，但当时没有立即降罪于他。可能刘太后也考虑到晏殊是小皇帝手下的人，而且上疏论述张耆的缺点也算不上罪状。但隔了一年，晏殊犯了一个小错误。他在随从仁宗去玉清昭应宫时，从仆持手板来迟了。他在大怒之下，用手板击打从仆，击落了从仆的一颗牙齿，被御史参奏。刘太后就罢去晏殊枢密副使的官职，谪降为宋州（今河南商丘）知州。后人认为，根源还是在于晏殊去年弹劾张耆得罪了刘太后。

这次谪降，在晏殊的仕途上虽然只是一个小挫折，但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。他感到宦海浮沉，官场凶险，还不如随遇而安，得过且过，况且人生有限，应及时行乐。这种思想，不仅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里，即使在以后的创作中，也时常会流露出来。他在宋州，日以赋诗饮酒为乐，佳时胜日，未尝辄废。还与幕客王琪、张亢泛舟湖上，以官妓相随。他的《浣溪沙》词：

“红蓼花香夹岸稠。绿波春水向东流。小船轻舫好追游。 渔父酒醒童拨棹，鸳鸯飞去却回头。一杯消尽两眉愁。”最足以反映他当时的心态。另一首著名的《浣溪沙》词（一曲新词酒一杯），也是这一时期的作品。

不过，这仅是晏殊思想的一个方面。不能因此而认为他是一个庸庸碌碌、无所作为的官僚。他看到五代以来历经战乱，学校都废，就大兴学校，延聘范仲淹掌教生徒。

晏殊在商丘待了两年多时间，天圣六年（1028）他三十八岁时奉召回京，拜御史中丞，改兵部侍郎，翰林侍读学士，知礼部贡举，三司使（最高财政长官），改参知政事（掌管行政的副丞相）。知礼部贡举

时，他选拔欧阳修为第一名。前次宋庠、宋祁考中进士时，礼部上报合格进士姓名，晏殊亦曾奉诏参与排列等第。所以宋庠、宋祁与欧阳修都拜晏殊为座师。宋氏弟兄虽甚显贵，但写了文章常手抄寄晏殊，请他修改润饰。这几年中，宋祁有不少与晏殊唱和的诗，可惜晏殊的诗已佚，词作也未能确定时间。

仁宗明道二年（1033），在晏殊四十三岁时遭到了第二次降谪，原因是他撰写的李宸妃墓志失实。李宸妃原先是真宗帝刘后的侍儿，由于刘后自己不能生育，命李氏去侍候真宗。结果李氏为真宗生了个儿子，就是后来的仁宗帝。刘后把这个孩子据以为自己的亲生子，宫中无人敢言。故仁宗不知道自己的生母是李宸妃。后来李宸妃去世，晏殊奉命撰写墓志。由于当时刘太后掌权，晏殊不敢明言李宸妃是仁宗生母。刘太后命令以宫人礼葬宸妃。宰相吕夷简对刘太后说，宸妃是仁宗帝的亲生母亲，这件事不可能永远隐瞒。将来仁宗帝长大后，一旦知道自己的生母遭到薄待，自然会怒不可遏，恐怕会对刘氏家族不利。刘太后省悟，于是改令以一品礼治丧，用太后的服饰成殓，棺中置水银，殡于洪福寺。一年后，刘太后亦逝世。皇族中在刘太后当政时未获重用的人乘机告诉仁宗，他的亲生母亲是李宸妃，还说李宸妃是被谋害死的。仁宗帝十分悲伤，亲自去洪福寺祭奠，而且要为宸妃另换棺柩。开棺后，仁宗见宸妃面色如生，冠服如皇太后，才不信宸妃被害死之说。仁宗对满朝大臣都不向他说实话非常生气，尤其对晏殊撰写的墓志极为不满，结果吕夷简、晏殊等七位大臣均被罢职降谪。后世民间故事《狸猫换太子》就是以此事为

底本写成的，但其中许多人物和情节均属虚构。

晏殊被降谪以礼部尚书知亳州（今安徽省亳县），两年后迁知陈州（今河南省淮阳），一共经历了五年时间。这样无端被降谪，晏殊心里感到十分委屈。《能改斋漫录》记载，晏殊在从亳州调赴陈州的饯行宴会上，听到一个官妓在歌词中有“千里送行客”之语，十分恼火。对那个官妓说：我平生调任，未尝远离京都五百里，哪里有一千里呢？“千里”原不过是泛泛而言，晏殊如果对自己的迁谪并不介意，心中坦然，又何必迁怒于一个官妓，去斤斤计较“千里”与“五百里”呢？

在亳州和陈州时，晏殊常与欧阳修、宋庠等人互寄诗作唱和，可惜诗作已佚。欧阳修在《和晏尚书夏日偶至郊亭诗》中说：“知有江湖杳然意，扁舟应许共追寻。”宋庠在《和中丞晏尚书忆樵渴二首》中说：

“不知鱼鸟思人否，曾费东山拥鼻吟。”可见晏殊当时对仕途深感失望，甚至已萌退隐之意。

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）晏殊四十八岁时，又被召回汴京任御史中丞、三司使，历经枢密使直至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（掌管行政的丞相）、集贤殿学士兼枢密使。仁宗康定元年（1040），西夏元昊寇延州。晏殊荐范仲淹与韩琦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，并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，废除军队中以内臣监兵的体制，使将帅能主动根据敌情来决定攻守策略。又请从宫中拿出部分财物资助边防。其他部门冒领财物的，要追还国库统一调度。这些措施均产生了积极的效果，终于不战而使元昊降服称臣。这一时期晏殊的仕途达到了顶峰，他的心情自然也

较为开朗。欧阳修在《和晏尚书对雪招饮》诗中说：

“自把金船浮白蚁，应须红粉唱梅花。”（晏殊原诗已佚）。宋祁在《和晏太尉西园晚春》诗中说：“谢公今系苍生望，无复东山携妓时。”（晏殊原诗已佚）。晏殊自己在这时期所作的《木兰花》词中说：“无情一去云中雁，有意归来梁上燕。有情无意且休论，莫向酒杯容易散。”《玉堂春》词说：“小槛朱阑回倚，千花浓露香。脆管清弦，欲奏新翻曲，依约林间坐夕阳。”充分表现出他清闲快意、消遥自得的心情。

仁宗庆历四年（1044）九月晏殊五十四岁时，谏官孙甫、蔡襄参奏晏殊役使官兵修建自己的私第，因而被罢相，以工部尚书知颍州（今安徽省阜阳）。这是他第三次降谪。然而时论以为辅臣役使手下的兵丁在当时也是容许的，不能以此论罪。晏殊被贬谪的真正原因是受到反对者的排挤，据《宋史·晏殊传》记载：“及为相，益务进贤才，而仲淹与韩琦、富弼皆进用，至于台阁，多一时之贤。帝亦奋然有意欲因群材以更治，而小人权幸皆不便。”这次贬谪，自知颍州，历经陈州、许州、永兴军（今西安）、河南，达十年之久。

在封建时代，大臣降谪，往往被派迁到边远地区担任一个挂名的官职，实际上就是被监管。而晏殊多次外调，都是在富饶的大州当知州。虽然官阶降低了一级，仍不失为掌握一州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。所以他还能保持达观的态度，随遇而安，及时行乐。他在颍州西湖建清涟阁，又手植双柳于阁前，常与梅尧臣在湖上饮酒赋诗。梅尧臣在回忆当时情景时有诗曰：

“客奏桓伊笛，人歌柳恽蘋。何尝烦几案，自得去埃

尘。”（《依韵朱学士廉叔忆颍川西湖春色寄献尚书晏公且将有宛丘之命》）《珠玉集》中有《渔家傲》词十四首，其中多数是咏颍州西湖的，如“美酒一杯留客宴。拈花摘叶情无限，争奈世人多聚散。频祝愿。如花似叶长相见。”“倚遍朱阑凝望之。鸳鸯浴处波纹皱。谁唤谢娘斟美酒。萦舞袖。当筵劝我千长寿。”

虽然被贬谪，但由于受儒家忠君思想的束缚，晏殊对汴京和仁宗帝始终是感恩和怀念的。在颍州或陈州时，过去与他一起在东宫侍读的一个朋友奉召回京，晏殊在送别宴上写了一首《临江仙》词：“待君归覲九重城，帝宸思旧，朝夕奉皇明。”他内心还是希望仁宗能顾念旧日侍读情谊，宣召他回京。在知永兴军时，他已经六十多岁，听到一个歌女叙述她“数年来往咸京道”的悲苦生涯，也产生了天涯沦落之感，因此写了一首《山亭柳》词，对该女的凄苦深表同情。这首词与晏殊词一贯超然平淡的风格迥然不同，论者以为他是在借他人杯酒浇自己块垒。

到仁宗至和元年（1054）晏殊六十四岁时，才因病获准返回汴京。仁宗念他是东宫旧臣，封他为迩英阁侍讲，许他五日一朝前殿，仪从如宰相。次年（1055）正月逝世，晏殊年六十五岁。仁宗亲临祭奠，赠司空兼侍中，谥元献，篆其碑首曰“旧学之碑”，命欧阳修撰神道碑铭。食邑万二千户，实封三千七百户。葬于许州阳翟县麦秀乡的北原。

就词而论，中晚唐和五代兴起的词，在五代后期和宋初的百余年间，由于战乱不断，人民生活不安定，因而已经到了十分冷落的地步。在晏殊以前留存

下来的，只有十几个作者的二十几首词。“虽时时有妙语，而何足名家。”直到宋朝的第三、四代皇帝真宗和仁宗朝，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涵养生息，文化逐渐振兴，词坛也开始活跃起来。当时最著名的有三大词人：晏殊、柳永和张先。柳永擅长于反映下层平民的生活，因此在民间十分流行，人称“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”。然而词语粗俗，甚至流于淫亵。知识水平较高的文人皆耻于学习，所以虽风行一时，却无人为继。张先是一个小官吏，位卑职小，交游不广，因此影响也有限。而晏殊历任高官，门下有众多文人学士相互唱和，如众星捧月，使他成为当时词坛的盟主。如有一次在元日宴会上，他写了一首《木兰花》词，起句曰“东风昨夜回梁苑”，坐客皆和作，而且起句都用“东风昨夜”四字。由此也可见一时之感。

晏殊喜欢南唐冯延巳的词，他自己创作的词也与冯词不相上下。他的门生欧阳修的词与他的风格相近，而且有出蓝之誉，后人把他们两人的词合称为“晏欧词”，为词坛婉约派的一大宗，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。

后人对晏殊的词，或赏其温婉秀丽，或推其清疏俊逸，或爱其珠圆玉润，或重其雍容典雅。《珠玉词》的优点确实如此，其词缺点是反映的生活圈子十分狭窄。词中所描写的内容，大多是上层士大夫优裕的享乐生活，不外乎看花饮酒、听歌观舞、流连光景的消闲，以及对时光飞逝、人生易老、离多会少、怀远忆旧而产生的淡淡的哀愁。有时在歌舞消遣之余，还发出一些消极颓唐的无病呻吟。不过，虽然有这些缺点，但瑕

不掩瑜，《珠玉词》仍被公认为是宋词中的重要作品。

晏幾道（1038—1110），字叔原，号小山。他是晏殊的第八子。晏殊共生九子。由于第三子全节从小就过继给叔叔晏颖为子，所以也可以把幾道算作第七子。如欧阳修所撰的《晏公神道碑》中就不列全节的名字，写“子八人”，把幾道排在了第七位。

叔原生于宋仁宗宝元元年（1038）四月二十三日，此时晏殊刚从第二次降谪的陈州召回汴京。关于叔原的生平事迹，现存的史料寥寥无几。不过《小山词》中却有许多作品叙述他与一些歌女的恋爱情节和他本人的行迹。根据这些词作，结合所存的少量史料，加以分析排列，还可以大致勾画出他的生平经历和一些作品的创作年代。

提到叔原的儿童时代，首先要提的是他写的一首《鹧鸪天》词：

碧藕花开水殿凉，万年枝外转红阳。升平歌舞随天仗，祥瑞封章满御床。
金掌露，玉炉香。岁华方共圣恩长。皇州又奏圜扉静，十样官眉捧寿觞。

宋黄昇在《唐宋诸贤绝妙词选》中选录了这首词，并且在词调下面加了一则小序：“庆历中，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。仁宗于宫中宴集，宣叔原作此，大称上意。”不过，这段序文中关于这首词的创作年代是有疑问的。一、庆历元年（1041）叔原才四岁。庆历四年（1044）九月晏殊第三次降谪离京去颍州，叔原七岁，多半随着父亲也到颍州去了。一个六七岁的孩子未必能写出这样的词。况且后人查考有关史籍，庆历八

年之中根本没有“开封府与棘寺同日奏狱空”的记载。二、晁端礼有十首《鹧鸪天》词，在所附小序中说：“晏叔原近作《鹧鸪天》曲，歌咏太平，辄拟之为十首。野人久去辇毂，不得目睹盛事，姑诵所闻万一而已。”词中之“朔方诸部奏河清”“圜扉木索频年静”与叔原此词中“升平歌管随天仗”“皇州又奏圜扉静”意思相符，可知即因叔原此词而作。而端礼词中已提到“须知大观崇宁事，不愧生民下武篇”，崇宁（1102—1106）、大观（1107—1110），都是宋徽宗的年号，可见晁端礼的十首词最早也应作于大观年间，而叔原这首《鹧鸪天》词作于此前不久，故称“近作”。三、《宋会要》辑稿《刑法·狱空》载：“徽宗崇宁四年（1105）闰二月六日诏：开封府狱空，王宁特转两官。两经狱空，推官晏幾道、何述、李注，推官转管勾使院贾炎，并转一官，仍赐章服。”又“五年（1106）十月三日开封尹时彦奏：‘开封府一岁内四次狱空，乞宣付史馆。’从之。”第四次狱空是在十月，其余三次中可能有一次是在六七月，与叔原词中的“碧藕花开水殿凉”的时令相符，由此推测，叔原此词可能作于崇宁五年六七月。

《小山词》中有三首词叙述他童年发生的事情。

南乡子

小蕊受春风。日日官花花树中。恰向柳绵撩乱处，相逢。笑靥旁边心字浓。归路草茸茸。
家在秦楼更近东。醒去醉来无限事，谁同。说着西池满面红。

减字木兰花

长杨辇路。绿满当年携手处。试逐春风。重

到官花花树中。芳菲绕遍。今日不如前日健。
酒罢凄凉。新恨犹添旧恨长。

采桑子

红窗碧玉新名旧，犹绾双螺。一寸秋波。千斛明珠觉未多。小来竹马同游客，惯听清歌。
今日蹉跎。恼乱工夫晕翠蛾。

“宫花”、“西池”、“长杨辇路”说明地点是在汴京，“重到”表示中间经过了一段离别。据此推测，叔原六、七岁时在汴京西池遇见一个属于歌女家庭的女孩，青梅竹马，在一起玩耍。不久叔原随父亲离京去了颍州。直到仁宗至和元年（1054）晏殊因病返京，叔原才跟着回到汴京。相隔了十年之久，叔原已十七岁，重新去寻找那个女孩，已找不到她的行踪。前两首词都是在回汴京后写的。第三首《采桑子》词叙述多年后，他重遇这个已经落魄歌女时的情景。

据欧阳修《晏公神道碑铭》记载，晏殊去世时，叔原和弟弟传正都已有太常寺太祝（正九品）的官职。很可能是晏殊返京任迩英阁侍讲时，仁宗得知他的两个小儿子还没有官职，就一下子赏赐他们两个同样的职位。

晏殊于仁宗至和二年（1055）去世，作为儿子的叔原照例要在汴京守制三年，从嘉祐三年（1058）守制期毕，叔原二十一岁到神宗熙宁七年（1074）叔原三十七岁发生郑侠上书事件，其间约二十六年，有关叔原的事迹并无史籍记载，只能从他的词作中去探索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，黄庭坚在《小山词》的序言中说他“仕宦连蹇”，“家人寒饥”，这只能指他的下半生而

言。叔原虽然一辈子“陆沉于下位”，然而在他的青年时代，家境十分富裕。他的俸禄虽然微薄，可是他有父亲遗下的在汴京的赐第，还有“食邑万二千户，实封三千七百户”的田租收入。所以他经常出入歌楼酒肆，过着“侧帽风前花满路，冶叶倡条情绪”（《清平乐》[春云绿处]）的生活。

守制结束后不久，叔原结识了西楼的一个歌女，写下不少缠绵悱恻的词。如：

采桑子

西楼月下当时见，泪粉偷匀。歌罢还颦。恨隔炉烟看未真。
别来楼外垂杨缕，几换青春。
倦客红尘，长见楼中粉泪人。

满庭芳

南苑吹花，西楼题叶，故园欢事重重。凭阑秋思，闲记旧相逢。几处歌云梦雨，可怜便流水西东。别来久，浅情未有，锦字系征鸿。
年光还少味，开残槛菊，落尽溪桐。漫留得、尊前淡月西风。此恨谁堪共说，清愁付、绿酒杯中。佳期在、归时待把，香袖看啼红。

他们两人度过了一段“歌云梦雨”的欢乐时光，不久就分别了。分别的原因是叔原要到长安去了，可能是守制结束后重新被委派去当一个小官吏。这可以从下面的两首词中得到线索：

少年游

西楼别后，风高露冷，无奈月分明。飞鸿影里，捣衣砧外，总是玉关情。
王孙此际，山重水远，何处赋西征。金闺梦里枉丁宁，寻尽短长亭。

秋蕊香

歌彻郎君秋草。别恨远山眉小。无情莫把多情恼。第一归来须早。
红尘自古长安道。故人少。相思不比相逢好。此别朱颜应老。

词中自称“王孙”、“郎君”，还保持着一种宰相公子意气扬扬的姿态。所以推测这件事是发生在离晏殊逝世较近的时期，大约在嘉祐三年至六年（1058—1061）叔原二十一至二十四岁前后的几年中。

叔原在长安还写了不少思念西楼歌女的词，如：《少年游》（雕梁燕去）、《采桑子》（前欢几处笙歌地）、《采桑子》（别来长记西楼事）、《鹧鸪天》（一醉醒来春又残）、《清平乐》（红英落尽）、《鹧鸪天》（题破香笺小研红）等。叔原殷切地盼望能回到汴京去与西楼歌女重叙旧情，可是等到他任满返京时，已找不到这个歌女了：

浣溪沙

楼上灯深欲闭门。梦云归去不留痕。几年芳草忆王孙。
向日阑干依旧绿，试将前事倚黄昏。记曾来处易消魂。

西江月

南苑垂鞭路冷，西楼把袂人稀。庭花犹有鬓边枝，且插残红自醉。
画幕凉催燕去，香屏晚放云归。依前青枕梦回时，试问闲愁有几。

木兰花

念奴初唱离亭宴。会作离声勾别怨。当时垂泪忆西楼，湿尽罗衣歌未遍。
难逢最是身强健，无定莫如人聚散。已拼归袖醉相扶，更恼香

檀珍重劝。

从《木兰花》词看，这里的“念奴”是借代另外一个歌女。叔原听其所唱离别之曲而勾起对西楼歌女的忆念，所以歌声未毕，他的泪水已湿尽罗衣。词中他的的“难逢最是身强健”恐非泛泛而言，也许他那时已得知西楼歌女因体弱多病而去世，所以悲不自胜而离席。

后来叔原又认识了他家西园府第附近西溪南楼的两个歌女。一个名杏，一个名柳。

少年游

西溪丹杏，波前媚脸，珠露与深匀。南楼翠柳，烟中愁黛，丝雨恼娇顰。当年此处，闻歌殢酒，曾对可怜人。今夜相思，山长水远，闲卧对残春。

但一年左右就分别了。分别时写了两首词：

点绛唇

明日征鞭，又将南陌垂杨折。自怜轻别，拚得音尘绝。杏子枝边，倚处阑干月。依前缺，去年时节，旧事无人说。

梁州令

莫唱阳关曲，泪湿当年金缕。离歌自古最消魂，闻歌更在消魂处。南楼杨柳多情绪，不系行人住。人情却似飞絮。悠扬便逐春风去。

别后还写了不少怀念的词。如《虞美人》：“南楼风月长依旧。别恨无端有。”《庆春时》：“南楼暮雪，无人共赏，闲却玉阑干。”《采桑子》：“南楼把手凭看处，风月应知。别后除非，梦里时时得见伊。”

叔原去了哪里，无从查考。不过从他的词作看，